

## 山水古镇

涧溪古镇四面环山,东起清明山、鲁山、官山(牧羊山)、花果山。八面流水,汇聚于街北母亲河,源头自小嘉山(属江淮分水岭水系),跨鲁山、绕清明山东,沿途裹挟着盱眙县境内数十座群山的溪水加盟,汹涌澎湃西进街北河。鲁山西、官山南多股涓涓溪流滚滚东撤后北上,自涧溪街西汇入主河道,八面水齐涌母亲河,列队横跨七里湖入淮。

此地地貌独特罕见,区域优势突出,周边数百里独一无二,可谓天造地设。

涧溪古镇既有远水,又有近河,清明山南、山西有多股山泉,汩汩溪水奔流而下,汇鲁山北水系进街南,一半从街东投向母亲河,另一半环街西合并入主河道,涧溪老街数千年间,街南一带通称“南码头”。

有记载涧溪河:“河从白沙河发源,经清平山、蒋家湾,由雁口桥豆腐溪镇,会各涧之水,出浩湾,至旧县入淮,可行舟。”又有记载:“河长三十五里,两屏沉。其高田近河者,开沟十余条,可灌田二百顷。而涧溪镇木场村地方,旧名浅注。此淤河一段,长三里,必得开淤,则上下水可通,商贾行舟便利。”

据朱家如《仰望涧溪》记载:“街西有太平桥,街东有虹桥,两座弧形石桥,全是长条石扣接,缝隙用铁水加糯米汁浇注。桥上都建有桥神座,桥孔高大,可以穿行三条桅杆大船。虹桥神龛两旁的一副对联流传至今,曰:‘渔歌曲唱三篙水,舟转虹桥一片云。’”文中所写街东街西两座桥,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,街西太平拱桥仍在耸立,桥孔高约三米,桥面可见平整的长条青石有序紧扣。

据当年多位百岁老人回忆:“桥下畅行三条桅杆大船,桥上独轮车穿梭不停。此道曾是涧溪街盛行时连通石坝、管店、津里等地,通往街西的重要通道。驮驮马驮,那个年代,春夏秋冬的清晨,自远而近,马背上叮当的清脆铃声,像是不紧不慢地敲在时间的节拍上,马蹄铁碰撞青石板,伴随着铜铃响声,给随行人增添无限遐想。”铃铛响是生意的前奏曲,是买卖讨价还价的伴奏声,铃铛响也串起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。

老街街心到街东的青石板路,数百年来自地面抬高屡经修整,曲直向外的青石板,断续连接到东岗涧溪中学,现仍清晰可见路基的痕迹。

## 老街记忆

涧溪古镇,南北一条主街,南起护城河码头,北止母亲河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,街北老河可以装卸货的码头长约五百米,每日停泊三桅船数十艘。当时汽车运输刚刚起步,水运仍占绝对主导地位。

最先通汽车时,古镇汽车站设于河边。车辆经南岗村、老街南码头,绕行东街至街北河



# 涧溪古镇:山水间 古韵里

□作者:沈正武

“两山夹水为涧,山间小河为溪”,涧溪地名的由来便是如此。涧溪作为地名,主要与其自然地理特征和历史演变有关。明光市涧溪镇,也曾因村民多姓柳而称“柳家郭子”“柳村”,后演变为“涧溪”。涧溪的形成,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
岸。涧溪河上筑有水泥石墩桥,桥面以杉木加钢筋固定于桥墩。洪水时桥没水中,水退后车辆照常过桥北上江苏盱眙。后改道清明山下直接向北,即今319省道。车站亦迁走,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消失。

主街长数百米,连接东西四条街巷,其中北街西巷直通太平桥,南街西巷连西南城门。北街东巷连虹桥向东延伸数公里,南街东巷与街西巷平行。街巷布局匀称,呈“两横一竖”格局。沿街店铺林立,徽派建筑群巍然成势。飞檐翘壁的设计,精工雕凿的建造,高耸俊秀的马头墙,鳞次栉比的高房大屋,错落有致的青砖灰瓦,有些墙体上,仍留下色彩斑斓的图案,传递着老街深厚的文化积淀。

纵横交错的心街道路,自南向北,从东到西,一律青石板铺设,条石块块留有深深的沟痕,这是独轮车留下的印记,沟痕比拳头深,是千年碾磨的结果,是檐水滴破台阶石的功夫,

是古镇经济发展的铭文。

古镇屡遭洪水,每淹一次,地面便高一尺,太平桥曾淤与街平,街道毁而复建。

古镇乡民恋此山水,世代留守,碎砖残瓦不断堆积,地下渐成孔隙通道,最终层层叠叠加高,一代代人逐渐形成了“街下有城,城下有街”的历史演变,因而历代皆能掘出墙基,这也正是古镇生生不息的根基。古镇纵横交错的心街墙角边缘,店铺和宽门大户的院内,既完整又不规则地隐藏着下水道的孔隙。再大的暴雨,街心都不积水,哪怕大雨倾盆,住户院内也不积留。雨水不知所踪,似被深埋的碎瓦吸纳。

更有古镇神奇的美好传说:老街是荷叶地,千百年来,无数次洪涝灾害,古镇四周皆被大水包围,老街依然水涨街高,前一天水漫城边拉响警报,却在一夜间洪水下泄,无影无踪这也是事实,水淹街心几十年未曾有一次。虽为美谈,却引人思索:若不淹街,何来地下墙基?

## 庙宇牌坊

古镇的庙宇历史悠久,坐落于涧溪河与街东河交汇处,地势比古镇略高,占地很大,坐北朝南,位置十分讲究。

每每洪水毁损,乡民便在原址重建街市。有街即有庙,二者几乎共生共长。

庙基土台高于地面,混杂历代碎砖破瓦,据几位百岁老人讲述:“街东大庙建筑高大雄伟,有三进两院,配左右偏房,青砖黛瓦,飞檐翘壁,彩绘逼真。”大雄宝殿檐下的铜铃随风轻叩,声声清脆,恍若古佛低语,诉说着岁月深处的梵音。每逢初一、十五,四方百姓前来焚香礼拜,祈求风调雨顺、年景安康。

古镇村村几乎都有寺庙,几百米远的南岗村西、西官山、官山北、鲁山角、华郢等地,亦曾有庙宇散布。就连通往明光的沈郢路旁,也曾

有小庙。

在古镇北街西巷中心曾立一贞节牌坊,形制古朴,历史悠久。石料取自官山玄武岩,两处巨大塘口遗址(采石坑)至今可见,被乡人称为“官山狼洞”。牌坊以四根方石深埋为基,上承层层石构。第二层中嵌长方匾额,长约150厘米,宽60厘米,厚20厘米,上刻楷书十二字:“旌表故儒吴之仁妻宋氏之坊”。字迹挺拔,凹凸分明,彰显吴家清风正气。第五层中央嵌有“圣旨”匾,长约90厘米,宽50厘米,面向主街,笔力遒劲,气象威严。

按明代牌坊五类规制,此坊属第三类最高等级,高约10米。三四层之间留白过渡,使“圣旨”二字更为醒目。顶层饰以丫丫葫芦,寓意宗族昌盛。

当时远在西街数百米外即可望见牌坊,其造型恢宏,雕工精湛,方圆百里如此规模的仅此一座。三门四柱,结构精巧,榫卯暗藏,浑然一体。玄武岩条石重达数十吨,在当年如何运载搭建,至今令人遐想。

此坊是涧溪老街传统文化的标志,是古镇经济繁荣的象征,是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。

无独有偶,第二座牌坊在古镇西南出口处,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未倒塌后,只剩下数十米长的几根正方体条石,歪斜在坑洼碎砖中,似乎在诉说前世的沧桑与遭遇。

两座牌坊,唯有吴氏宗族牌坊,留下文字内容,十二个字如史笔,为后人解惑。

两坊并存,更加证明古镇文化底蕴的深厚。

## 集市贸易

曾经的涧溪既是水旱码头,又是货物的集散地。远航船只在此装卸,再由百余里内外的商贾转运四方。在一年四季的东方黎明之时和蓝天白云的夕阳之下,骡马脖上的铜铃不时摇响寂寞的征途,由远而近汇入古镇,沉闷铿锵的马蹄铁踩着古镇街心的青石板,迈着时间的节拍,背负着古镇人民生活的重任,摆摆着闯进鸡鸣犬吠的集镇,为集镇四周百姓送来日常所需。

据载,北宋时,泗水驿道经此,涧溪渐成集市;南宋时,涧溪已成为南北商品集散地,市面繁荣;明代中期,固定集市形成,宗族组织参与协调贸易,类似徽商互助模式。茶马互市兴起后,茶叶、药材等亦经此中转。

古镇因靠水旱交通优势,集市贸易十分红火,每到农历三、六、九逢集,街上人山人海,丈余宽的街心,两边摆满临时摊点,人流涌动,街心行走十分困难,一到上午交易的高峰时人潮拥挤,举步维艰,叫卖和买卖的争吵也给热闹非凡的街心增添不少气氛。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古镇街道逢集仍是人挤人水泄不通。

## 古镇新貌

随着时代发展,古镇渐难满足现代需求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,涧溪公社于清明山麓开辟新街,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迁入新区,使千年古镇焕发新貌。

新集镇更是成为苏皖贸易枢纽。涧溪镇,坐拥四山八水之利,正在迅速崛起。古老的涧溪,已不再局限于溪畔洼地,而是站在新的起点上蓬勃发展。

千年涧溪,正积淀着历代文化底蕴,承载着期许,奔驰在新征程上。

## 文化中国行 古镇时光

案头摆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,1975年冬天的赤镇河畔,外婆站在结着薄冰的河床上,棉袄袖口磨得发亮,鬓角沾着细碎的雪花,却笑得像晒谷场上的向日葵。照片背面用蓝黑钢笔写着:“新滁河工地留念”,那是对“担当”最初的具象化认知。

### 开河人的掌纹

那年,外婆作为公社妇女主任,带着200余位民工在河边搭起草棚。3个月里,她的棉鞋被泥浆泡得硬邦邦,夜里就着煤油灯整理工分簿,手指冻得握不住笔,就揣在怀里暖一会儿。最险的是排除哑炮那次,六炮响了五声,剩下的哑炮埋在土里的雷。等民工们都睡了,她和营长打着手电筒,用树枝一点点刨开冻土。“树枝比铁锹安全,万一摩擦起火呢。”多年后她轻描淡写的语气里,我仍能想象那个寒夜里,两个身影在荒坡前弓着背,手电筒的光在结霜的草叶上颤动,每刨一下都是把命悬在裤腰带上。

她总说:“公家的事,就要丁了丁、卯是卯。”挖河结束时,她的帆布包磨出了洞,里面装着工人们掉的饭票、缝补好的手套,还有记满家长里短的笔记本。那些在冻土上熬过的夜,让我知道担当不是口号,而是沾满泥泞的鞋底,是明知危险却向前半步的脚步。

### 披星戴月的针脚

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,外婆的时间被掰成了碎星。天不亮就揣着冷硬的山芋出门,夜里踩着月光回家,还要在油灯下缝补衣裳。有一回,她穿过三里注的树林,撞见一双绿油油的眼睛——是头饿狼。她攥紧手电筒,不敢跑,怕激起狼的追捕本能,硬是贴着稻田慢慢挪,泥浆灌进布鞋也不敢出声。“我就想,家里还有3个娃等着明早的粥呢。”她说这话时,我看见她鬓角的白发里闪着当年的月光,那是母亲的铠甲,也是她对家庭的守望。

那些年她的煤油灯总是最晚熄灭,账本上的数字写得比学生作业还工整,补丁摞补丁的围裙下,藏着给邻居孩子留的半块山芋。她教会我:

责任是双肩的重量,是对工作的不敷衍,对家人的不辜负,是哪怕走夜路遇狼,也要稳住脚步的坚韧。

### 流淌在血脉里的河

如今,当我在幼儿园里教孩子们画全椒的地图时,总会不由得想起外婆曾说过的那句话:“河床要挖得比想象中深。”这句话像一个人生哲理,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。

那些在外婆开河工地里学会的协作精神,让我在面对团队合作时,能够游刃有余;在恶狼面前领悟到的镇定,让我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,能够保持冷静和从容;在工作台账上练就的细致,让我在处理每一项任务时,都能做到严谨认真。这些宝贵的品质,早已化作我生活和工作中的一部分,让我在面对家长会时,能够从容不迫,用真诚和耐心与家长进行沟通。

当孩子们把自己画的蜡笔画塞进我口袋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“老师像超人”时,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那一刻,我忽然读懂了外婆当年在炸药坑前的倔强。原来,真正的家风,不仅仅是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它是把山河的厚重化作托起生命的掌心,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和无畏的担当。

### 永不干涸的泉眼

去年清明,我回到了全椒赤镇。站在新滁河岸边,河水悠悠流淌,仿佛在唱着外婆那辈人开凿时的歌谣。我带着孩子们精心制作的泥塑小船,小心翼翼地放进河里。看着它们载着松果,缓缓地驶向远方,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憧憬。

从开河工地到幼儿园,从公社台账到儿童画册,外婆留下的,不仅仅是那些令人难忘的故事,更是一条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河床。当我在幼儿园向孩子们讲述这些往事时,总能看到他们眼睛里亮起的光。那光芒,如同星星般闪烁,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。那是全椒的河水,正穿过岁月的岩层,浇灌出一片新的生命绿洲。在这片绿洲上,我们将传承着外婆的精神,茁壮成长,让这份宝贵的家风,代代相传,永不磨灭。

# 梧桐影里莲花开 ——三叠家风一脉传

□滁州市永乐小学 杨名媛

亲爱的玥玥:

你还记得吗?上次你翻阅老相册,指着那张泛黄的照片问:“妈妈,为什么外婆的衣服上绣着一朵莲花?”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时光的河流在我们三代人之间潺潺流淌,而那些关于家风的故事,就如同河底的鹅卵石,湿润而恒久。

故事得从外婆的那件“百衲衣”说起。那年冬天,外婆用各色碎布,一针一线拼缝出了一件衣裳,衣角还特意绣上了一朵清雅莲花。“衣贵洁,不贵华”,外婆边缝边告诉我,这是咱们家的第一条家训。那时的我或许并不完全理解,只觉得那些布料虽旧,却温暖得如同冬日里的暖阳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,外婆是用那细细的针线,教会我们一个道理:生活无需追求奢华,心灵的富足才是永远的宝藏。你现在也学会了妈妈的节俭,衣服破了不轻易扔掉,总是想办法补补继续穿。这种习惯,就是家风在你身上的体现呢。

记得你第一次做饭时,外公拿出了那个古朴的“思源罐”,上面刻着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”。他说,这是大爷爷留下的宝贝,每当家里剩饭,就要放进罐中,以示警醒。我们围坐在一起,听着外公讲述饥荒年代的故事,你那小小的脸上写满了认真。从那以后,你的碗里再也没有剩下一粒米。现在,你还学会了垃圾分类,总是把垃圾分得清清楚楚。你说,这是为了节约资源,保护环境。孩子,这就是家风的力量,它无声地告诉我们,珍惜,是对生活最深的敬意;节俭,是对自然最大的尊重。

咱们家的书房,是你最爱的地方。书架上,摆满了妈妈小时候读过的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,还有爸爸收集的滁

州地方志和欧阳修的手迹拓片。每次陪你读书,我都会想起外婆教我读《醉翁亭记》的情景: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外婆说,读书不仅要明理,更要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美。现在,你也爱上了阅读,总是沉浸在书的世界里。你还学会了用彩笔画下你心中的世界,每一幅画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。文化的种子,已经在你心中生根发芽,茁壮成长。

最近,妈妈在网上参加了一个“家风云传递”的活动。利用AR技术,我们可以将老照片中的家人“请”到现实中,和他们进行一场“跨越时空的对话”。当你看到“年轻”的外婆讲述她如何用百衲衣的故事教育子女时,眼里闪烁着惊奇的光芒。科技,让家风的故事不再局限于口耳相传,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,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记。

上周,你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文具,送给山区的小朋友。那一刻,妈妈看到了家风最美的传承。你知道吗?你的这个举动,正是对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”最好的诠释。你还学会了绿色出行,总是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,而不是让妈妈开车送你。你说,这样既能锻炼身体,又能减少污染。孩子,你的这些做法,都让妈妈感到骄傲和欣慰。

家风,就像这琅琊山的古道,虽历经风雨,却愈显坚韧。它承载着祖辈的智慧,记录着家族的温情,更指引着我们的方向。它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,更是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指南,告诉我们: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善良、节俭、求知、感恩,永远是照亮人生道路的明灯。愿你在成长的路上,带着这份沉甸甸的爱,继续书写属于我们家的新篇章。

永远爱你的妈妈



岁月不居·新火相传  
——我的家风故事

# 外婆的河与我的灯

□全椒县富安幼儿园 黄守平